



罗寒蕾

罗寒蕾（1973年—），女，1973年生于广西合浦县。毕业于广州美院，先在华南师大任教，后被广州画院作为优秀人才引进，系国家一级美术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理事，中国重彩画研究会理事，广东省美协主席团成员，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。广州市第二层次优秀人才培养对象和“121人才梯队工程”后备人选之一。

主要作品和成绩有：2007年中国画《旅途》，获“全国第三届中国画展”优秀作品奖，中国美术馆收藏。2009年中国画《回家》，获“2009中国百家金陵画展”金奖，江苏美术馆收藏。2009年中国画《日日是好日》，获“庆祝建国60周年广东省美展”金奖，中国美术馆收藏。2011年中国画《阿杏》，获“2011中国百家金陵画展”金奖，江苏美术馆收藏。2011年中国画《别迟到》，入选“第四届全国青年美展”，中国美术馆收藏。

画画是一段寻找快乐的过程

日常之侧影

罗寒蕾的生活相对来说简单而又规律，每天早上八点回到画院，在画板前陪伴自己的作品，晚上七点半则会准时回家陪伴家人。午餐之后的时间，大多数人会稍事休息之后才开始工作，而罗寒蕾却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，她常常收拾好餐具便马上重回画板前。午饭过程，兴许只是她在创作中发的一个幸福的小呆。

如果门开着，总会有人看到，画板前的罗寒蕾在安静投入、优雅恬淡地创作的侧影，美得象她笔下的图画。偶尔，也有人会进去小坐，赏一赏她近期的作品，听她谈一谈最新的创作感受。这样的时光，无疑是美好的。

罗寒蕾说，“为了织出绢的效果，我用去了一个半月的时间。”这一个半月，她每天只是重复地在整张宣纸上，轻染细描一条又一条线。这个貌似简单却又耗时过长的动作，很多人嫌它费时又不讨巧，有些画友干脆建议直接用绢布来画。可罗寒蕾听后淡淡一笑，说她是因为喜欢宣纸的细腻沉实和绢的温润匀静才做的这般选择。

罗寒蕾看重这个在宣纸上“织绢”的过程，就如同呼吸之于生命。她要把画中的人儿“衬托得犹如绣品般精致”，于是在那每一条轻轻浅浅的线条里，都藏着她的希望她的期待她的梦想。45天，只为织一场“绢”梦。这场梦，就象与情人相见之前的等待，虽然寂寞，却也是一种幸福。或者说，寂寞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

清醇与丰盈

一个人心里有爱，无论是对生命还是工作，其意义都不同寻常。在成长之路上，爱的凝聚可以使人的内心变得柔软、洁净与坚韧。读马克思写给燕妮的诗与女儿的信，方知爱的辽阔与激荡。读埃克苏佩里的《小王子》，方知爱的柔软与坚韧。而读罗寒蕾的画，方知爱的清醇与丰盈。

任何画眼诗心，都缘自内心的自我诉求，晦涩的、光明的，皆由情愫与欲念聚合。所谓爱与被爱的纪录，也只是零碎、繁复、无法拼接的片段，能再现的只是渴慕的万一，如某一时的冬阳、春雨，某一瞬的温暖、润泽，更多的念想潜藏心城。因此，有人愿用一生的等待，去寻那唯一的表述。

这也正是罗寒蕾的艺术信念。在罗寒蕾所绘的人物谱系中，无论是自我、父母及女儿，抑或师长、同事与好友，甚至那音容杳远的古装仕女，皆旨在记录下某一顷刻的感动。周遭的世界使她相信：爱之慰藉是唯一值得描述的对象，即如画中人的明眸，映现着画者清澈见底的心湖，不容一丝阴霾来袭。

足令罗寒蕾引以为豪的是：在繁复中看到唯一。这繁复与唯一，不仅有关情感，也关乎艺术。情感的轻重徐疾固非自我预设，单就艺术而言，让繁复变得单纯，且不放弃繁复，

这是需要勇气的。即便繁复难以驭使，且易落入俗套，她仍要冒险在繁复中现出唯一，这朝圣般的自我净化便是境界。

诗性与理性

罗寒蕾的创作，富于诗性与理性。罗寒蕾用诗一般的语言书写着浪漫情怀，使我们在认知她的冷静和睿智后，意外感受到她热烈的痴迷。

画面构图有着文言文式的精简，罗寒蕾采用了计白当黑、退让对比的手法描绘出三个不同的场景，表现了一段恋情的三个阶段：最初，遇到心仪的对象，如惊鸿一瞥激起心中阵阵涟漪。娴坐椅端，体味这份初恋的酸甜。——时间的洗礼让爱慕越来越清晰，烙印在心底每个角落。追随他的轨迹而放低自己，沉迷在深爱的漩涡里。——终于得到他的青睐，高高挽起散落的发髻，穿上袅娜的高跟鞋以最美的姿态去赴这一场约会，不管等待的结局是相爱，还是拒绝。

细节的表现是罗寒蕾最擅长的，如画中人物高耸云髻的发丝，如细密的绢纹衬出的细腻脸部，如代表着希望的高跟鞋恰到妙处的弧线等等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画面中间凝眸站立的女孩，清澈的眼睛，浓黑卷曲的长发，一袭蓝灰色的长裙，仿佛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，施施然站在雨巷深处，悠然望着你。在与她目光对接的那一瞬间，你会被她纯美的眼神融化，你会在离开她时不舍的回头，你会不忍心让她等待太久……

无论是罗寒蕾作画的过程，亦或是她的画本身，都流露出一种态度：尽善尽美。画中呼之欲出的情绪和美感，如神来之笔般淋漓尽致。对于工笔画来说，这样的境界，是不容易有的。即便《等待》并非完美到无瑕，即便《等待》不一定代表作者的最高技艺，但对于欣赏者来说，能够让人感动并引起共鸣的作品，才真正具有生命力，艺术价值也愈显珍贵。

为了《等待》，罗寒蕾几乎耗空了自己的体力。以往的她完成一幅如此大的工笔人物画，至少要花五六个月的时间，而这次，她用短短的两个月就完成了。那些天，她每天早七点至深夜十二点不辞辛劳地在画纸上打理，完工前的那几日更是几乎不眠不休。她的脸庞一天天地瘦下去，而画面却一日日地丰满润泽灵动起来。

绘画的轨迹

阅读画集，罗寒蕾的绘画之路是清晰可见的。

系列性的创作主题，可以看出罗寒蕾在每个阶段的执着。其中，最具持续性的是母子与单眼皮系列。前者表现的是罗寒蕾的舐犊之爱，即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感动与温存；后者则纯属友人肖像的描摹。这两组画，不仅体现了寒蕾绘画语言的日臻精诣，同时也让人了解到：罗寒蕾的创作与现实世界密不可分。甚或有人以为，罗寒蕾是一名肖像画家。

然而，这个并不是定论。

罗寒蕾自己也坦言，自己常常沉迷于绘画语言的美感，经营辞藻和句式，以至于忘记主题。固然，主题对于有些绘画无甚意义，但对于写实性绘画而言，富于意义的主题，可以凌驾审美之上另辟一隅人文胜境。身为画者，对技术语言的苛求与雕琢诚为本职，但她所关注的情感世界，令其作品深具精神张力。母子及单眼皮系列，皆有别于一般肖像画的写真属性，母爱与友情的精神属性使之得以超越形式。

有人还以为，罗寒蕾迄今最具创造力的作品，应属《婚姻》《等待》《金陵十二钗》三作。

罗寒蕾的《婚姻》系列，以曲笔的方式来叙述她对三代人婚姻关系的理解。所谓曲笔，也即是隐喻。画中人物不同的动作、坐姿、道具，甚至是不同的色调，皆含有特定的象征寓意，从而使画面的图像志内涵别具兴味。这件作品，是画家对父母、自我及女儿婚姻状态的叙述与预想，那种确定的与不确定的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可知与未知，人物与人物之间若即若离的紧张感，赋予画面一层悠悠的时代镜像感。其典型性，不啻是近半个世纪以来，中国家庭关系与婚姻纽带的一面镜子。

罗寒蕾的《等待》是一幅无可争议的杰作。

梦境般的惊鸿错觉，是它给人的初次观感。那翩若凌波仙子的画中人，宛若波提切利笔下美惠三女神的重组。李书依写得真好，她以戴望舒的《雨巷》意象喻之；还说，因其太精致，观之有一种抚触锦缎的错觉。

理想美的塑造，与其说是才华的赋予，毋宁说是心智与情商的菁化。也就是说，一旦走进作品背后，便不难理解画中意象，实为作者本人的梦境呓语与自我写照。无法想象，经营如此纯净的画面，需要作者付出多少细腻的情思与心力，单知在创作中，那些等待新生的昼夜，是要与寂寞作伴并同呼同吸的。画中三个人物形象，一颦一蹙，无可挑剔，望之便见画者匠心独运的慧思，及九朽一罢的苦吟行状。即便剥离出情感部分，单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，如此精炼与个性化的形塑及美的坦陈，已赋予她浓郁的经典韵味。

继《等待》之后，罗寒蕾最重要的作品当属《金陵十二钗》。这幅取材于古典小说的人物画，有别于她一贯以现代人物题材。其艺术魅力在于，罗寒蕾以其精湛的白描技法，来演绎她对红楼仕女的诗意思象，同时也反映她对明清仕女画审美的肯定与追怀。白描画家王叔晖的英年早逝，令罗寒蕾深感惋惜，惋惜这种审美理想无以后继的断裂。这幅力作的绘制，与其说是罗寒蕾对红楼女性命运的咏叹，倒不如说是她对清代仕女画古典审美情殇的一种缅怀，而非仅仅追摹。

以白描叙事

每个画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叙述着绘画史。罗寒蕾的历史方位，是以最精湛的白描讲述自己的情感故事。诚如滕固所说，中国画是线条的雄辩。

迨至宋元文人笔墨的另辟蹊径，白描一直是中国画造型的不二法门，其后也是工笔绘画的内核。中国绘画之所以能够矗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巅峰，也正是它以极其简约的线性语言来抒写最悠远的诗情词韵。所谓“曹衣出水，吴带当风”，便是对白描之美的咏赞。

将白描的线性潜质充分挥发，是罗寒蕾的绘画步入精诣之境的必由之途。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，罗寒蕾曾凝神四临《八十七神仙卷》，由此她生发出白描如歌的感叹。在《回归原点》画展中，罗寒蕾展示了她对陈老莲《水浒叶子》的摹本，其劲爽的铁线银勾，在起承转合间直抒胸臆，堪可补就刻本无法转达的畅意与蕴藉。

作为一个画者，罗寒蕾有着坚如磐石的传统信念。她太在意古代经典在当代发展的逻辑语境，也从不排斥形式之美的各种介入渠道。即如其画风所现，罗寒蕾接受过良好的写实造型的学院训练，在写实刻画与线性形塑之间，权宜与平衡，进而在深化具象之后，如何走向减法，如何以更精炼的语言，来表现她所向往的形式之美，并终使古今中西得以圆融。这个过程的探索，随着《等待》一作的问世得以告捷。

不循常流的是，当多数人对明清人物画不以为然之际，罗寒蕾却被明清肖像文人清韵的简约之美深深打动，从晚明波臣一脉直至清末改琦、费丹旭等，都为罗寒蕾所关注，这也启发她在形感的提炼，色泽的通约上，形成了独具逸格的自我面目。在《等待》及《母子》等作品中，罗寒蕾成功地将之蕴蓄其中。至此，无论是白描或明清写真的传统，还是西方写实造型的精粹，在融会贯通之后，画者浑忘其法。

小画也悲悯

罗寒蕾说：“我的性格表面是柔和兼容的，里面却是坚硬独行的，希望《片段》能给读者这种刺激：有点痛，却很爽很真实。”

《片段》是罗寒蕾的一组小画。画作虽小，然远非游戏之作。它的整体形式，是图与底的设计匹配：在一块布纹状的肌理上，一枝花，一只虫，一团线，甚或是一炷香，等等，皆倾注着画家对生存世界及万物生灵的悲悯情怀。面对个体的脆弱与困境，罗寒蕾非但不作退缩之念，而是转向光明的诉求，以自己的方式予以慰藉。这组情愫细腻的小画，宛若一首首温馨的夜曲，引入进入安然宁静的梦乡。

诚然，生活是由无数个片段编织而成。其中，最有价值的片段一定关乎个人情感。因此，无论是小画还是大幅，皆可视为罗寒蕾生活及艺术的片段。作为日常生活的情感日记，罗寒蕾的绘画具有日常的笃定与美好，从而也注定了她的绘画不是取悦庸众的耳目之玩，而是平凡生活的华丽咏叹。

罗寒蕾的艺术道路给我们的启示是：绘画不仅关乎成长的情感记忆，更关乎安身立命的尊严。在自我生活观感的基点上，她以女性的敏感与直觉来把握与表现这个世界，那令人动容的点点滴滴，联接着爱与被爱的片段，皆兴发着画者对生活世界的温存感念与人类

命运的悲悯情怀。任生活现实如何逼仄与喧嚣动荡，个体的幸福仍有赖于爱的柔净与坚韧。

面对罗寒蕾的绘画，面对那静美而真醇的情感编织，我们也变得真实，不再矫揉。

工细与细节

读罗寒蕾的画，不会忽略其细节之美。

“2006年，我偶然看到一份印刷品校色板，它是把印刷品放大若干倍的效果，……就像透过显微镜看到这世界，里面尽是点和线形成的有趣纹理。……”

我深深爱上这无足轻重的纹理，为它改变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距离。”（罗寒蕾《等待》第98页）

工笔画的一大特点就是工细，罗寒蕾的画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。牛仔布的粗糙纹理、丝绸的柔软滑腻、毛皮的温暖蓬松、皮衣的华丽光泽、小亮片装饰闪烁动人，衣服拉链的每一处咬合则是严丝合缝，一丝不苟……罗寒蕾笔下的细节之美令人既赞叹，且佩服。

她画的人物，细节亦精彩。比如《单眼皮·沈宁》，是小板寸发型，相比长发卷发，小寸头用工笔不是很易表现。但在罗寒蕾笔下，却给人全新的感受。她先把头发分出大块面，暗部用浓墨钉头鼠尾描，施以巧妙留白，提亮，形成视觉焦点。受光面则先以中墨、淡墨勾勒，再取浓墨提染发丝，形成淡中有浓，浓又破淡的效果。通过精心布局，巧妙刻画，短短的板寸竟也有了丰厚的视觉效果。小板寸乍看有点像版画的刀刻手法，很有力度，细看根根毛发皆是毛笔勾勒，纤毫毕现，又灵活多姿，丝毫不呆板。这幅画虽采取平面化处理，不强调光影立体感，但在表现力上并不逊于西方写实油画。尽管如此，画里的每一根线条，每一处点染，无一不是传统笔墨画成，分明彰显了真正的中画气派。

罗寒蕾笔下的线条会呼吸，且性情不同。有的轻盈空灵，有的豪迈壮阔，曲线的缠绵委婉，直线的刚硬不折，长线条疏放，短线条细密。舒展时如行云流水，如涓涓溪流，收拢时则严密无缺，滴水不漏。真是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。人体《清系列》的线条多采用高古游丝描，婉转多姿、妩媚柔美，看的人心也旖旎。《戏·刀马旦》的线条则采用铁线描，转折处方硬，如大武士般铿锵有力，英武气十足。这美到极致的线条真是让人心生赞叹，暗呼精彩，还嫌不过瘾。

罗寒蕾心语

画画就像探险，遇到困难是踟躇不前，还是不畏艰险，百折不挠？是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光环，还是倾听心中缪斯女神的召唤，继续探索未知世界？罗寒蕾的《等待》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。

“画画是呼吸，画画是自言自语。画画是一段寻找快乐的过程。寻觅，只是为了向自己证明：我是唯一的，我没有白来一场”——摘自罗寒蕾《画案随笔》

（根据本人提供资料整理）